

過盡千帆，坦然寂靜

王攀元

文、圖／鄭芳和



夏日午後，穿越熙熙攘攘，轟隆轟隆正在進行地下化工程的南海路，走入歷史博物館，一陣清涼撲面，迎接我的是王攀元的繪畫藝術展。

在最深紅塵與王攀元的藝術重逢，我的心情由騷動而沉澱在他展出的主題「過盡千帆」。想起他年輕歲月時，淒淒

慘慘，落寞艱辛，嚐盡炎涼世情，晚年雖獲得國家文藝獎的桂冠，而他的心境仍是安之若素，如過盡千帆一般。

踽踽獨行的孤獨文本

他這一生失去的太多，這種失去，讓他更加珍惜他所擁有的。許是「天道酬



動」，上蒼悲憫地讓王攀元活過百歲又九年，為的是酬謝這位永遠不眠不休孤獨地作畫，簡樸、單純度日的人瑞畫家。

在展覽入口處，我的目光被一個鮮明的圖像所吸引，那是王攀元畫中一再出現的一個人，那個人總是曲著脊骨，駝著腰，低著頭，以自己的方式存活於天地之間，

那麼卑微，佝僂的身軀，不再是昂然挺立，是他一次次在生命的磨難中，磨掉了少年的銳氣，磨光了風發的意志，是他抵禦著生命中的風霜雪雨的一種低微、緘默、寬容與孤獨的生命姿態。

那個人在王攀元的〈祈禱〉、〈歸途〉、〈趕工〉、〈孤獨者〉、〈孤兒〉、〈倦容〉、〈沉思〉、〈悠思〉等無數水墨畫、水彩畫或油畫中，出沒無間。王攀元把一生的命運，精煉成這個人，訴說心中無以言喻的際遇。那個人看似平淡無奇，為何總是離群索居，孤寂地面對蒼天，無言相對？那個人在巨大的宇宙洪荒中存在，孤立在迴旋的大氣中，在天、地、人的自然宇宙裡，凝鑄成一個人的符號，蟄伏在他生命底層，暗藏的身世密碼，究竟是如何的無常人生？

王攀元的幸與不幸在時代的洪流中逐漸被推湧上岸，而荒涼凝成他畫中的色調，也沉潛出畫中大片的留白，那留白有時是白，有時不一定是白，是大筆觸刷抹過的一層層水痕在空無一物的雲天裡，那筆痕溫婉而不強勁。空間感是廣袤一片，無邊無際，時間感是如如不動，無始無終，一個在時空裡被放逐的人，心裡充滿抑鬱之氣，心靈陷入絕對的孤高，何以致之？

富家少爺，父母雙亡受盡凌辱

在臺灣曾經僻居蘭陽平原的破屋草

寮，每每颱風來襲，總是毀了他的畫作的王攀元，原是江蘇「王牌坊」堂堂正正的長房二少爺，西元 1908 年出生徐家洪村的榮華富貴之家，先祖世居仿宮殿式的五進建築，占地萬餘坪，坐擁參天的樓台亭閣，屋外一條小運河直通入海，他彷彿生在一座皇宮裡，不可一世。只是那傲人的家世，猶如曇花一現，僅止於他年幼三年時光，善彈琵琶的父親因病去世，他頓時由雲端墜落，孤兒寡母兩人相依為命，由於家勢旁落，祖產歸叔父掌理，他母親尚且以女紅養家，只是雅好詩詞的母親竟在他 14 歲時撒手歸西，他在大家族中總是被奚落，無福享受家族的庇蔭。

無父無母的王攀元，孤苦零丁，小學畢業後考上一流的淮安中學，每學期都為繳學費絞盡心血。在困蹇的命運中，王攀元在高中時遇見發掘他繪畫才華的美術老師吳蒨芝，始終支持鼓勵他往繪畫創作發展。自幼便在驚懼中度日的他，從此在荒寂的心靈沃土上灑下藝術的種子，期待來日化為一抹新綠。安靜隱忍的王攀元雖嚮往美術，仍依家族的意見考上上海復旦大學法律系。他的人生看似即將否極泰來，誰知他心性上壓根兒無法容忍律令條文，更遑論與人興訟，他輕易地放棄了復旦大學，一年後考入上海美專，豈料遭到叔父的反對，他氣憤地斷絕王攀元的經濟來源。

辛苦求學，佃農分攤學費

王攀元過早在大家族爭權的縫隙中成長，忍受族人的不寬容，得不到族人半點資助的王攀元，臨行前朱媽給他一吊錢，他感動得抱著她痛哭一場。一入美專，他刻苦自勵，有時打零工幫人拉車，有時替國畫系同學代畫作業，有時借貸，勉強度日。每日他不敢按時進餐只吃一頓晚餐，早晨只喝白開水加一兩個山芋充飢。惜才的吳蒨芝老師為他向校長劉海栗申請學雜費全免，第一年下半學期，他返家籌措生活費，先前曾給他一吊錢的朱媽，一見到他瘦骨嶙峋，便直接抱著他問：「相公，你身體是不是不舒服？」，王攀元無言以對。此時族人上下都對他視而不見，只有朱媽對他噓寒問暖，又為他把房間打掃乾淨，她噙著淚水又對他說：「相公，你不能為了讀書而損毀健康，沒有身體甚麼事都完了。」，朱媽的真切關愛感動了王攀元，他情不自已的喊了朱媽：「朱媽你永遠是我的媽媽……。」，朱媽不同意地說：「不，我永遠是相公的侍者。」。朱媽待他如親人，而真正的親人卻待他如寇讎。如此的豪門世家，人情冷暖，王攀元只有點滴在心頭，當朱媽心急地向王家的長輩遊說贊助二少爺的事落空後，不意竟被一位到家裡觀賞松林的老農得知，透過朱媽轉達願意資助他一學期費用，令他喜出望外。



▲ 水墨畫中的人，孤獨行走天涯。

一年後，王攀元覺得每學期都為籌措費用痛苦不堪，他決心鼓起勇氣向長輩要求給他生活費，否則也該公平地分給他應得的財產。豈料卻遭拒絕，長輩反而怒斥，還要把他拖至草原活活打死。那天正是元宵節，屋外下著大雪，已積雪盈尺，王攀元竟以脆弱身軀在雪地打滾、撞頭足足有一個多小時。心疼他的朱媽無畏他人的指責，在雪地裡扶起他，又為他清洗更衣，他抱著朱媽大哭不已，像回到母親的懷抱。他只是不懂，為何人皆有父母，唯我獨無？翌日，那位無實權的祖母，於心不忍，給他 50 大洋，讓他返校。而下學期的費用也在朱媽苦心勸說佃農共同分攤下，他暫且度過難關。最後一學期的費用，他設法向一位親友借貸，只是對方要他身上的皮襖作為抵押，為了順利完成學業，王攀元一口允諾，把他母親在世時以自己的皮衣改裁給他的禦寒皮襖脫下，在零下 4、5 度步行二日到學校，由於受寒受凍太久，他到學校數周後便倒地不起。上海紅十字醫院

診斷他得了傷寒病，存活率很低，醫院向家人發出病危通知，不見人來；又連發第二封電報告知王攀元已病故，速來善後，仍石沉大海，全院的醫護人員為之譁然。

貧病交迫，佳人挺身照護

當病魔欲置王攀元於死地時，卻峰迴路轉，一位國立音專的女孩來醫院探友，聽聞這件泯滅人性的事，竟主動請護士帶她到病房，她一見到他，貧病交迫，孤苦一人，隨即拿出手帕輕輕擦去他臉上的汗和淚，且靠在他身邊輕聲細語地問：「王同學，你現在急需的是甚麼？」，昏昏沉沉的他，有氣無力的吐出幾個字：「請醫生救我，否則我死了，誰來埋我？」，她說：「我來救你！我永遠待在你身邊，萬一你不幸死了，我會與你一同埋在土中。」。她的一字一句，都讓病懨懨的王攀元感到不可思議，她就待在他身旁，寸步不離地照顧他 40 餘天，並且負擔了一切的醫藥費用。在垂危邊緣的王攀元，他的生命奇蹟

式的被這位素昧平生如菩薩化身的季竹君小姐，從死亡的蔭谷中拉回來，恍如隔世。

在他生命最黑暗的時刻，她為他燃起一盞光，那光也燃起了他們兩人相親相愛的情愫。出院後，他們一起在西湖泛舟，誓願「在西湖橋畔，蓋一小木屋，我彈琴，你作畫，一起看秋葉、蘆花飄蕩，群雁南飛，相親到老，不分離。」。在西湖畔彈琴作畫、看雁飛，如詩如畫的生活是他們相守一生一起天荒地老的願景，他們又相約隨同美專老師潘玉良一起赴法留學，他身無分文、一貧如洗，他決定回家爭回一份家產。但竹君認為所需費用足夠兩人出國持反對意見，卻仍尊重其決定，當她送他渡江北上，臨別之際，淚流滿面道再見，又不免嘆道：「一江春水向東流。」，他們盟誓過的情愛，真如一江春水向東流，不復返嗎？

亂世兒女，花落人亡兩不知

是時代埋葬了王攀元終身刻骨銘心的這段青春之愛，隨著西元 1937 年蘆溝橋事變爆發，緊接著淞滬戰爭的烽火，阻斷他返回上海的路，一切都灰飛煙滅了。晚年的王攀元幾次在日記裡仍頻頻呼喚日夜思慕的她：「我親愛的竹君，汝尚在否？」，甚至在 30 年後，王攀元近 60 歲時，罹患肺炎，結髮之妻倪月清，跪在病榻前虔心祈求：「只要上帝能救你，我願在千山萬

水中把竹君找著，把她送到你懷抱中……。我們願做神的兒女，永不分離。」，神聽到了她的祈禱，肺部已經鈣化的王攀元奇蹟般地重生了，只是竹君仍在水一方。

愛穿紅色外套的伊人，從此在王攀元心中留下一道永難磨滅的紅色印記，王攀元在畫中把紅色鎔鑄成永恆不滅的愛與希望，一如他所畫的紅太陽，或穿紅衣的女孩仰望天際若有所思的〈問行雲〉（西元 1995 年），或較早期的〈紅影〉（西元 1980 年）、〈人體〉（西元 1980 年）等紅色裸女畫，在在都投射出他對一生最傾心繫念的伊人，最深情的傾訴。而那幅〈歸宿地〉（西元 1989 年），是水彩畫，他的用筆卻如油畫那般凝重而不透明，畫中一位紅色女子躺臥水濱草地，餘下千筆萬筆的筆觸，化成一片黃黃綠綠的天地，真有如《紅樓夢》中林黛玉的〈葬花詞〉「一朝春盡紅顏老，花落人亡兩不知！」。伊人已花落人亡了嗎？他不知，只是年少那段炙熱的青春戀情已葬於江邊別離的歸宿地。就如那幅〈一江春水向東流〉（西元 1992 年），短筆觸堆疊出層層黃綠的色調如波光粼粼的春水，令人無限惆悵，而在右下角靜靜佇立的舟子，卻是「野渡無人舟自橫」，往事悠悠不堪回首，都化為他無言的守望。

「西子湖邊，嘉陵江畔，汝尚在否？神能助我，今夜在夢中來擁抱我嗎？」，

每當淚灑夢土，午夜夢迴，伊人又牽繫了他的相思。〈秋思〉黯沉的色調托出一輪夕陽 / 明月，渾渾濛濛的氛圍中，浮現一名女子裸身側臥的倩影，是真？是幻？雖是一場搏命的愛情，那種對伊人最初鍾情的顫動，卻化為他藝術中的詠嘆調，常駐他心底，傳唱不歇。只因王攀元晚年曾說：「一切男人都需要某種東西來提高他們的本性，這東西就是：愛慕一個可敬愛的女子。」，可不是嗎？愛情這帖靈藥，不但把他從死亡邊緣救活，愛情的餘味也讓他終身咀嚼不盡，甘中有苦，他的靈魂總是在畫作裡喃喃細語，低訴他的青春夢影。

僻居羅東草寮，教書渡餘生

亂世分離，戰後王攀元在上海多次尋覓伊人卻杳然無蹤，王攀元與偶遇的村姑倪月清結婚，兩人患難見真情，單純的村

姑敢於嫁給窮困潦倒的「二少爺」，她不知道他往後人生將有多顛簸。西元 1949 年，王攀元攜眷輾轉來台，落腳高雄鳳山，他在高雄港碼頭當搬運工人，妻子則在軍營做工，日子十分艱苦，但王攀元卻以做為神聖的勞苦大眾為樂，只因他早已能逆來順受。在高雄碼頭當捆工，高雄港雖美，但漂泊的離散感仍時時襲上他心頭。「有時，在港口看著夕陽西下，傾聽海的呼嘯，成群結隊的遠帆，海鷗上下飛舞；有時站在高處向西望去，遙想美麗的故國山河，不能自己的相擁痛哭……」。他怎麼不痛哭？他哭自己明明是出生在富貴人家，卻流落至此？明明是與伊人相愛卻生死兩茫茫，生命的殘缺、不圓滿似乎是他的宿命。然而初到臺灣，他對高雄港的夕陽、遠帆、海鷗都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也成為往後他畫中的重要符號。

他們生活得非常清苦，有一天王攀元累的一身從碼頭回家，卻見妻病兒哭，家中米缸早已空空如也，他不得不寫了借條向友人借米，沒想到朋友也快斷糧，竟慨然借他一半，令他非常感動。幸好，西元 1952 年他離開當了 3 年工人的鳳山，北上宜蘭任教羅東中學當名美術老師。王攀元雖有固定收入，生活仍是捉襟見肘，總是以破屋、草寮為家，他又如何能料到從此在宜蘭終老，異鄉頓成故鄉，而故鄉仍在天涯海角。



▲ 王攀元《秋思》(西元 1982 年)。

一份窮教員的薪水養育 6 個子女，王攀元與妻子兩人不時陷入半飢半餓之中，而妻子的角色更為艱鉅，她得天天面對開門 7 件事，還得忍受丈夫把生活費拿去買心愛的畫冊，甚至購買年輕畫家謝里法的作品，而使孩子的註冊費落空。倪月清與他的愛情，不是用來纏綿，而是要與他患難與共，只是他的心裡總是藏著另一個她。

雖然王攀元心中的她，是個繆思，但與他在風中、雨中受苦的她，才是與他朝夕相處、扶持他的今生的新娘。王攀元感念她的辛苦，有次買了草房，他未免幽默又憐惜地向妻子說：「你大概就應當是住黃茅屋的命吧！」，王攀元那幅民國 50 年所畫的〈茅屋〉，土黃色的茅屋佇立在陰霾的天空下，簡單、樸素，一如他寒儉的生活。

農家女出生的妻子，在中國大陸也是住茅房，來臺灣還是住茅房，且一住十幾年，有時茅屋破，被颱風颳壞，他們便買來竹子重新搭建，而王攀元由童年時住宮殿來臺後住茅房，真是情何以堪！難怪他感嘆：「在蘇杭，春風春雨惱煞人；在臺灣，春風春雨太無情。」。王攀元一家人便在淒風苦雨中節衣縮食，艱辛度日，直到王攀元的個展畫全部為人收購後，他們才終於有了可遮風避雨的新家。蘭陽無情的雨，讓王攀元活在擔驚受怕中，然而他筆下的〈蘭陽之雨〉（西元 1975 年），卻以一片



▲ 王攀元《蘭陽的雨》(西元 1975 年)。

深深淺淺的藍直刷而下，地面的幾間房屋似沐浴在清新的雨中，淡彩簡筆的水彩畫，如詩如畫而不如泣，似乎他已把無情雨化為多情雨了，王攀元在日記上說：「蘭陽的雨沒有杭州西湖的雨多情。」，難道他直把蘭陽比西湖？

作詩、作詞、作畫遣悲懷

在王攀元的生命中，他總覺得讀書、寫作、愛情、繪畫缺一不可，而在藝術創作上，王攀元主張要有豐富的感情，超奇的理想與獨特的創造力，喜歡讀書的王攀元也寫詩、作詞，往往把他對詩詞的感受，融入他豐沛的情感，在繪畫上演繹出不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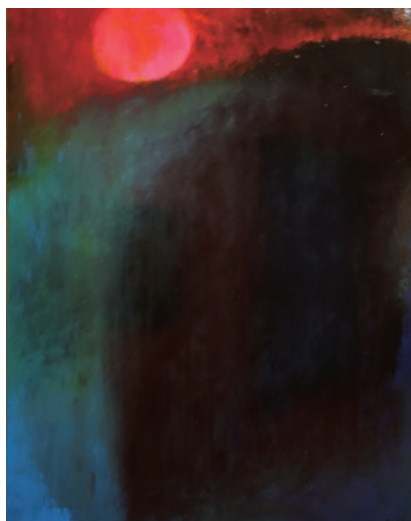
窠臼的作品。

王攀元覺得「作品就是畫自己的心境」，而他的心境往往揉合著他最喜歡的詩詞，畫出悲喜交織的情境。喜歡畫太陽的王攀元，就如梵谷 (Vincent van Gogh) 喜歡畫向日葵，都是心中永恆的象徵。如〈太平山日出〉(西元 1988 年) 那一個火紅太陽，彷彿是經過一片黑、藍、綠交揉而出的深邃色調的大山後，才躍動而出，直逼山巔，色彩對比的張力畫面的緊迫感，似乎暗喻著畫家情緒的收放開闔，在日出的瞬間迸放到極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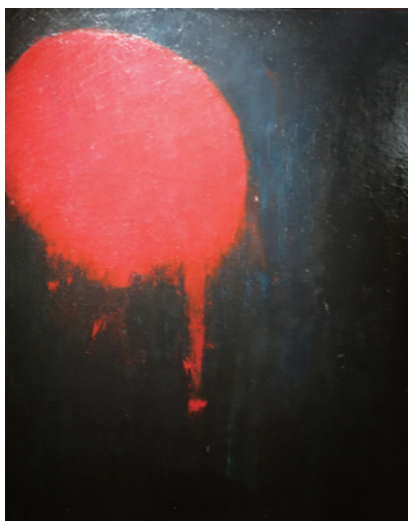
再如〈泣血的太陽〉(西元 1986 年)，一大片平塗的黑色畫面上，紅色的太陽殘缺般地掉下幾滴眼淚，泣血，有如杜甫詩

的「感時花濺淚，恨別鳥驚心」，花濺淚、鳥驚心都是詩人有感而發的投射，太陽泣血也象徵畫家內在的悲愴心境。王攀元一生境遇太滄桑，只有星淚和離別，怎不叫人椎心泣血？〈落日〉(西元 1969 年) 一樹、一鳥、一夕陽，化為簡明的三個符號，佈署畫中左右中間，而鳥棲息在細細枝桠上，那是一個畫面的邊緣，而不是棲息在安穩粗厚的枝幹上，鳥與垂落左下方的夕陽相遙望，畫面情境也有「枯藤老樹昏鴉，小橋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風瘦馬。夕陽西下，斷腸人在天涯」的孤寂情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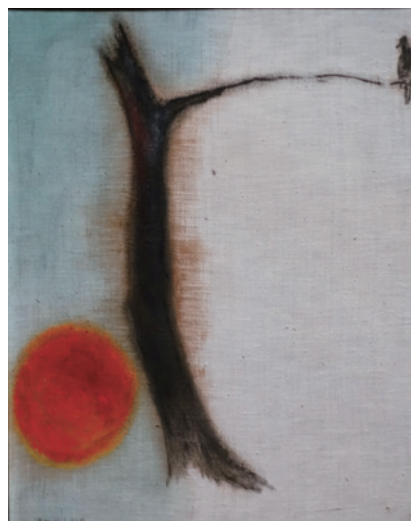
王攀元畫中的鳥或犬都是一隻、獨一無二地活在宇宙自然裡，無非是他自身的縮影。如〈干堆雪〉(西元 1990 年) 詞句



▲ 王攀元《太平山日出》(西元 1988 年)。



▲ 王攀元《泣血的太陽》(西元 1985 年)。



▲ 王攀元《日落》(西元 1969 年)。

來自蘇東坡〈念奴嬌〉「亂石崩雲，驚濤裂岸，捲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畫，一時多少豪傑。」，王攀元把蘇東坡詞中形容浪花翻飛如雪的情境，化為他畫中的雪如浪花，一隻孤鳥自由翱翔於大地。這張畫前景的筆觸粗獷，是以畫刀堆砌出皚皚白雪，可以想見畫家畫雪時心境的激昂，因為他曾經有過在雪中獨自打滾，仍得不到長輩允諾的淒慘情勢，他心中的往事如夢般一波湧出，在藍、白、黑中交織成超現實般的意境。

〈垂危的鳥〉在一大片蒼茫廣袤的天地中，一隻鳥頹喪地低著頭，牠不是在覓食，是孤單單地佇立在地之角，王攀元畫出他面對現實世界的磨難，心中無可奈何的感嘆。〈引領〉（西元 1971 年）畫中一隻狗引領企盼的是一輪明月能引領他回家，只是抬頭望眼明月不見，卻見烏日？牠回不了家，只能原地止步興嘆。王攀元畫許多犬都是奔馳於大地，但此幅卻意有所指，當風雲變色之時，生命也無常。

天邊月江山絕 歸向何方

月亮是自古來多少文人墨客最愛吟詠寄情的對象，王攀元的〈故鄉的月〉（西元 1976 年）或〈月如鉤〉（西元 1993 年）、〈倦客〉（西元 1964 年），畫一人在柔和的清輝下獨對明月低首，猶如王攀元的詩詞：

「天涯何處無芳草，清風明月佑我心。多情總被多情誤，流落蘭陽無故人。」或「天邊月、天邊月，古道斜陽何時了？音訊絕，音訊絕，老死蘭陽無尸素，最怕杜鵑啼。」或「多少事，難訴說，簾外風雨歸心急。家出萬里無消息，月圓人瘦終須別，江山絕。」。今日的月曾經照兒時的家，望明月思故鄉，思故人，明月成為他的詩詞與繪畫的寄託。

形單影隻的人要歸向何方？王攀元〈歸途〉簡明地畫太陽已落下，而人猶行走江湖，身不由己，一如他寫的詞：「楊柳岸，曉風殘月。春去秋來，莫道當日別




▲ 王攀元《引領》（西元 1985 年）。

離。樓外風雨急，落葉飄零，江帆點點，孤雁哀鳴，問君何日是歸期。」。〈蘇澳港〉在一片朦朧的黃、藍氛圍中，夕陽西下，孤舟隱約可見，也猶如他的詞中意境：「秋來雁去，愁上心頭，欲買歸舟，問秋風，歸向何方？歸向何方？」。王攀元的詞與畫，不斷流露出一位他鄉的遊子，懷鄉、思故人的無限情愁。就像他的另一首詞：「白雲悠悠，遊子歸心切，子規聲裡，如願、如訴、如泣」，既在蘭陽平原生活大半輩子，王攀元也不忘畫龜山島，畫面大都是前景或是中景是一大片海藍藍的深邃海洋，龜山島蹲踞在遠方一隅，大小懸殊，構圖奇絕。

靈魂的告白心靈的日記

王攀元早年 30 年代所就讀的上海美專，名師雲集，校長劉海粟首創人體寫生，曾當面勉勵他將來要為美專留名，留法歸國的張弦教他油畫、陳人浩教水彩，他也在研究所的潘玉良、王濟遠及國畫家潘天壽、閻韻等老師身上獲益良多，他畢業時意氣風發，充滿昂揚的志氣，嚮往留法之路，只是與伊人一別，留學夢斷，又逢戰爭事起，南北交通斷絕，抗戰結束後，在滿目瘡痍的上海，早已不見伊人芳蹤，他的滿腔熱情開始潺潺流失，輾轉來臺後，浪跡南臺灣繼而在東臺灣教書，在大時代

的苦難中，他隱居鄉間一隅，課餘閉門作畫、作詞排遣他的悲懷，靈魂永遠棲息在冰冷的荒崖。

他畫中的鳥、犬、人或舟，無一不孤，恆常站立在偌大空茫的天地，形成一個凝凍的符號，那千筆萬筆烘托出的空間，既有著西畫的彩度飽滿；色調沉厚柔美，又有著東方水墨計白當黑的簡約構圖與空靈的情韻，卻散發出空寂的悲愴感，而這悲愴也是時代的一種共同聲音，他像是被放逐在世間的浪人，只能孤單地逃遁到他的藝術世界，孤獨成了他的一種持續的逃遁，他終其一生，孤獨地說話給自己聽，如海德格 (Martin Heidegger) 所說的「說是講給自己的聽」，他自己是自己最大知音，以詩、詞入畫，畫出自己靈魂的告白，心靈的日記。禪宗慧能說：「坦然寂靜，即是大道。」，一生坦然寂靜的王攀元，果真以他的畫走出藝術大道。 

參考書目

- 王攀元〈浮生往事〉《藝術家》313 期，西元 2001 年
 廖雪芳《百年·孤寂·王攀元》雄獅圖書，西元 2005 年 7 月
 史作檉《水墨十講，哲學觀畫》典藏，西元 2013 年 4 月